

人民百科小冊

遠景的輪廓

G. Nikolayeva 著

徐蔚南 譯

世界圖書館發行

(F3624.1)

人民百
科小冊
遠景的輪廓

★版權所有★

原著者 G. Nikolayeva

譯述者 徐 蔚 南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中路二一號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地

1950年11月初版 基價1.5元

遠景的輪廓

「收穫的季節到了，你自然老是擔着心的，天沒亮，就起身。多少次你出去時，天還黑的哪，但是大氣透明起來了，一切都清楚起來，接着陽光突然鑽了出來，射了出來，滿天的耀光。最初這邊的雲紅了，接着那邊的雲也紅了，終於到處的雲都紅了。那時候多麼的美麗啊！……我們不是早已等待這日出的美景嗎？然而這日出的光景，我們每次都覺得像是出人意表的。並沒新奇啊，早就知道是美麗無比的了，可是，依然叫我們驚異，覺得非常幸福，彷彿第一次看見日出一般。」

這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拉蘭弟娜（Ekaterina Lal6tina）所說的幾句話，我牢牢記着哪。

共產主義的遠景，我們頑固地迎上前去的遠景，正同陽光一樣，在這邊那邊，「突然鑽了出來，」我們等待這遠景，而遠景一旦臨到我們面前時，卻像出乎意外的；我們早知道遠景美麗無比，但這段美景實現在目前時，一下子到底還是叫人吃了一驚，同時不禁欣喜之至啊！

低低的暗澹的天空束上了早到的黃昏的帶子。白茫茫的一片雪上卻又吹起了一陣暴風雪。僅有瘦伶伶松樹的側影，暗沈沈的松原，在這般惡劣的天氣裏，顯得還是和平而笑面迎人的，不時掠過我們眼前。接着來的還是紛紛的大雪，雪把路也埋沒了，我們的車子搖搖擺擺在這暴風雪裏顛簸，不時還要陷在雪裏。已經過了幾小時，老是在茫茫一片白雪裏前進，走過路上最後的一個灣子，走過最後的一個松原，旅人的眼中忽然看見……

看見什麼？你叫這一個景子做什麼？是否一個城市移到了雪地裏來，就和旁的城市不同了嗎？

木匠作場和銅匠作場的若干長列的房屋裏，送出一片機器的聲音。旁邊，高高堆積着的是新做出來的螺絲眼，攔塞釘和小釘子，聳立着的是新機器的骨骼，還有放射出新木料氣味來的板條和門窗框子等等。上鉗藥時飛快的火焰嘶嘶作響，在洋鐵皮上振動個不停。

到處是營營工作的工場，一眼望去，盡是在建築中的房屋：有的是兩層樓的木屋，有的鋼骨大石塊的巨廈。

汽鍋廠的高烟囱老遠就可望見。旁邊是一個全新的

浴室。走進去，是衣服間，你可看見衣廚和壁廚的衣架，還有一股新木料的濃重氣味。底層是大衆洗濯場。

最先要吸住你的眼光的，就是一所石造的巨廈，前面建有一排圓柱子的迴廊——那就是文化宮啊。文化宮中備有第一流的奢侈的有聲電影放映機，一個播音室，一個圖書館，一個公共食堂，食堂裏的桌子上都鋪着雪白的桌布，一個大房間是廚房，爐灶是機械化的，並附帶蒸汽鍋子。

再遠一點，突出着的是一排二層樓的房屋，間間都裝有電力和收音機的設備，其中還有許多間是具有中樞暖氣裝置和浴室。

什麼啊，顯然還是個城市哪！

如果說是城市，那末田野爲什麼又就在近旁呢？

爲什麼暗沈沈的松原竟然圍到街道上來呢？

爲什麼有那麼響的打麥機聲，有那麼滾滾而來的麥子的洪流？

並且如果這是個城市，爲什麼會有這一羣銅色的大火雞？火雞蛋圓形的笨重身體閃出藍色、綠色和金黃色的光彩。

爲什麼在那松原下，還有那快如閃電黑像煤炭的狐

狸呢？發光的毛皮，在背脊上是銀色的斑點，它們在鐵柵欄的後面偷偷地閃出來，一下子又隱藏到那木製的小屋子裏去了。

最後，你看見的，那邊還有成百的各種顏色的母牛，雄健的公牛和肥胖的豬，豬肥得幾乎動彈不得了，這種家畜究竟又爲何來？

總之，也許還是個鄉村吧。

但是如果是鄉村，爲什麼又有這麼多的摩托卡，和摩托腳踏車呢？他們在大雪紛紛裏像閃電一般過去。還有若干乘摩托腳踏車的趕到一座二層樓的石造的房子那邊去了，屋子前部也建有圓柱的。他們登上石階去了。

如果你跟他們走，你就走到一個大堂裏去，在那裏彷彿是在開會。

聚在那兒開會的究竟是什麼一類人啊？

其中人真多哪。他們的手都是勞作的粗糙的手。他們快樂的面色、聰明、活潑、敏感，顯出他們的道德生活，知識活動是頂強烈的。

讓我們來聽聽他們熱鬧的談話吧，也許可以聽出他們是何等樣的人來的。

「那根傳遞的皮帶太短了，應該加長一點。最好再漲

一個滑車』。一個年老的婦人圍着絨襪巾的，仔細想過後，告訴她的同伴。

『你們來看我的新機器的圖樣啊。』——立刻許多青年人都俯身去觀看那圖樣了。

『當局應該稍稍留心一點才行啊……』一個白髮的矮小的老婦人咕嚕着，『爲什麼他們不賣去我們的一部份收穫，去買進一點節日用的布疋來呢！他們又不高興我們到市場上去的。』

她說到『到市場上去』時，彷彿是說到了一件醜事似的。

這種人究竟是何等樣人啊？

王人嗎？集體農民嗎，工程師嗎，還是科學家呢？他們的談話卻沒有指示什麼，你只是越聽越莫名其妙了。

在這愉快的羣衆之間，你完全弄糊塗了，終於你走到這屋子中間去，詢問道：

『我們到底走到什麼地方來了啊？你們是怎樣的人物啊？』

人人都哄笑起來了，有人就來告訴你說，你是到「紅十月」的集體農場裏來了，這許多人都是集體農民。

二

『偉大的東西老遠就可以看見的。』

如果要了解『紅十月』集體農場的成績，我們一定要回溯到三四十年前。

是舊俄時代。屬於梵德卡省、伏池茄兒縣的區可泰村。

距離城市約七十凡爾史奈 (versts)，離開鐵道略近一點。冬季裏經常是大雪紛飛，春秋兩季是泥濘載途。

一片荒土——黏土之地——迫使大家都離開村莊到外面去找工作而餬口。

只有依靠他人的血汗才能造就自己的財富，在這一角的土地裏，富農是頂有權力的，其中有一個富農，甚至被稱為『尼哥拉上帝』。

在這森林地的小村中，住著一個農家的孩子，名字叫做彼梯耶·泊洛条洛夫，這不過許多農民裏的一個，他正像村中其餘的大多數農民一樣，吃的是硬麵包，還是沒有吃飽過的。

十二歲的時候，母親把他送到客山去做工。原來客山那兒，有個表弟兄在一家飯店做堂倌。這個關額角、藍眼

睛，要去獨立營生的孩子，在酷烈的冬季裏，就開始步行三百凡爾史泰的長途了。

開始，他在飯店裏做個下灶。

孩子入世淺，沒有什麼經驗，一看見城市的光景，跟他本鄉的光景，恰巧是個強烈的對照時，他心上便像吃了一鞭子似的。

那兒，在鄉村中，艱苦的工作，只是一塊黑麵包，不管多麼的老實，小孩子要是在鄰家的院子裏摘了根蔥，就像犯了大罪，要受嚴厲的懲罰了。

這兒有的卻是一輩貪吃懶做，飲酒作樂的傢伙，還有的是珠寶，是耀眼的燈光，是到處的欺騙。

對富人的強烈的恨毒，對故鄉父母無限痛苦的同情，簡直弄得孩子神經也失常了。他多少夜晚在扶梯下的吊床裏，縮做一團，整夜哭泣哪。惟一的安慰，就是看見城市裏的工人們倒是一門心思地只想人民的幸福。孩子最美麗的夢，就是想把城市中最好的一切生活，都搬到故鄉的老家裏去。

做了六年苦工之後，一九一七年他在一個集會裏，聽到人家說城市和鄉村的不調和，到共產社會裏是會完全消滅的。布爾什維克的政綱宣稱要為解決這個問題而關

爭。他聽了非常感動。

童年時用眼淚和忿恨浸潤的好夢，竟然也會被千萬人思想過，而放入行動的綱領裏了！他就一片至誠地投向這種人的懷抱裏了。

他在故鄉做了第一任的貧農會的主席。其後，當第一階段結束時，他仔細想想他的新路徑。

開頭是簡單不過的。他召集了像他一樣熱心的人們，組織了一個農業團體。他創設一個造磚公司，名為「紅十月防火公司」。

就從這極小的造磚公司裏產生出一個叫人刮目相看的集體農場來了。一九二七年時，「防火公司」已足夠大了，就成為「紅十月」的集體農場。

有九個集體農民將家庭搬到他們通力合作的新房子裏來。

「土地是我們的。政府是我們的。爲了要創造幸福美麗的生活，黨部和政府都給了我們最大的便利。要是我們還幹不好，我們簡直一錢也不值了，」泊洛茶洛夫說：

富農們威嚇著集體農民。

他們用盡了方法，說上帝要審判哪，寫匿名信哪，用小刀刺人哪，用尖頭棒插在田裏破壞機器哪，收穫時農具

忽然失蹤哪，這一切他們都試過了。

就是在今日，泊洛桑洛夫一想到敵人搬弄這種詭計時，他的一對藍色大眼睛裏，還是顯出一股無情的烈火來哪。

他說：『他們是我們的眼中釘。』

他坐在私人的一間大辦公室裏，這是一個短矮而身體結實、生氣勃勃的傢伙，很愉快活潑，樣樣都要注意，報上的文章，科學的發明，歌謠和詩詞，他都有興趣。他的頭老是稍稍側向一邊，額角很闊大，面貌是俄國人本色，修過的臉，圓圓的，端正而不胖大。

他說着梵德卡的主話，說得迅速而柔軟。他有個忽然哈哈大笑而將頭向後一仰的習慣。他具有布爾什維克的熱誠，商人的敏感，勇猛的坦白，而略帶點兒狡滑，有眼力，又聰明，會組織羣衆，眼光所到，就能看出每個人的心裏。

彼梯耶·泊洛桑洛夫坐着浸在思想裏，忽然他記起來了，就說下去道：

『困難真多，但幸福愉快的日子也真不少。那時我們在集體農場裏生活，彷彿只是一個人，布爾什維克對布爾什維克。晚上，我們聚在一起，討論我們所應該做的事，到

下一天早上，大家就憑着布爾什維克的良心去工作。但是另有問題發生了。我們原來並不爲了自己享樂而搞集體農場的，我們是要叫我們全村都跟着來把生活澈底改造一番。我們的集體農場發展得非常迅速。於是最大的困難跟着也就來了。

最初是各人心理要如何工作就如何工作，報酬是人入相同的。但此後要組織了，要管制工作了，生產的分配也要依照工作的多寡而定了。

這是我們的集體農民的老同志范獨兒·殺莫衣洛維奇·麥里季納，他是帶頭做起這樁工作來了，就是到現今，還是由他指揮的，他會管制，他又會檢驗，我來把他介紹給你吧。

神情很年青而樣子像軍人的一個人插嘴進來講話了。

他將手向空一劈說道：『是要正確！正確和體系，就是計算和組織的基礎。現在我們血液裏也有這兩個觀念了——人人都要等待組長丈量好他的土地，記錄他工作的性質和分量之後，才離開田畝的。我們特別鼓勵農業的技術。我們的農業一月比一月，一年比一年改良了。我們變成富裕而龐大起來了。起初只是九家人家，現在是一百七十九家了。我們的公積金超過九百萬盧布！去年我們的

收穫超過了二百萬盧布。經常有人問我們，這樣成功，究竟有什麼祕密？並沒有什麼祕密啊！合理化的輪流耕種法，種草頭。現在我們有六百個海克泰的土地種着小草。這麼着，自然，土地耕得好，施了肥，再加泥土的補充的肥料，耕種隊的組織也有一定，每隊人員都給予住家的地皮——不是嗎？這是人人都懂得的體系，有什麼祕密呢？」

彼梯耶·泊洛茶洛夫插嘴進來道：「說得不真，你沒有說到實情。我們是有祕密的。我們的祕密是在一件事上——那件事，許多集體農場的主席都看過了，而我們本地的黨部卻把這件事老是放在頂上的——那就是大眾的政治教育啊。」

泊洛茶洛夫身子俯向前，兩手握住了沙發椅的靠手，他的臉上失去了活潑和笑容，筋肉緊張了，說話也失去了梵德卡土話的柔和愉快，變成熱情而用力的，他說道：

「工作的組織，農業跟科學的接觸，這都是一件大事，但是集體農民如果沒有黨的靈魂，那末碰到第一個困難就會跌倒在地上爬不起來的。我當主席已當了二十五年，年復一年，我更加確信布爾什維克的政治教育對我們，正如翼子對飛機一樣的重要。」

三

社會主義的競賽，政治的報告和講話，書報的誦讀——這一切在『紅十月』集體農場裏是很有體系地舉行的。此外每天還有種種仔細的教育工作，初看去彷彿太爲瑣屑，但因其繼續不斷地做去，價值就顯然了。集體農場一切的生活裏都貫串着教育的意義的，我們可以舉出許多的例子來的。

有個集體農場的女子拉了一架載着極少的草料的车子。這是誰都會放過的一件屑事，可是泊洛茶洛夫恰好在那兒，他就趕快奔過院子去，叫住了那車子。

『嘩啦，小姑娘，你到那兒去？請等一下啊！馬茶壩壩，你跟我們一起來啊。』

於是這乘倒壘的車子四周，圍上了一大堆的人了。人人去捧捧草料，去將草料拉起來看看，笑說道：

『你叫隻雞或者叫隻貓來拖這部車子吧。』

泊洛茶洛夫作結論道：

『既將馬匹移動，又要浪費時光，卻只拉這一撮的草料！如果人人如此，那還算什麼競賽呢？你簡直把你一組人的臉都丟光了。』

是用了緩慢辛苦的方法才能把集體農民教育到社會主義者工作的態度呢。

、『紅十月』的農民們都知道電力化影響於共產黨新生活的創造是如何的巨大了，他們就有許多人投身於電力工作裏去。他們自己已有了集體農場的電化人員了。集體農場裏科學和工作連繫得那麼密切，農場發展了，就要求農場動力的泉源也跟着擴充起來。結果一個新的電力站就建設了。而電力又來刺激更進一步的發展，電力已成為集體農場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部份了。

就是瑣屑小事，集體農場也不輕輕放過，而農民們所引以為最可驕傲的，最為愛好的，並且特別關心的，就是集體農場裏的療養院。

泊洛茶洛夫說道：「我們雖還不能照我們應該生活的那麼生活着，但是療養院卻要除外！療養院是真正一樁事業了！……」

珊爾越加河、蘭來培特加河的交叉口上，一個和平的松原的中間，集體農民們造了一所三層樓的備有走廊洋台的房子，這就是療養院了。院子的四周，盡是深嚴的森林。有時好奇的松鼠兒溜到飯堂的窗口上偷看一下。月明之夜，兔子們就在大門邊跳躍，但你一踏進門檻，你立刻

就忘記了外面森林裏的森嚴寂寞了。

這座小屋子實際上還不只是療養院哪——這是新生活的一部份，是集體農民們無限細心和愛情所培養成功的。這個療養院中可容納三十個人。留院休養，在農民的生活裏，並不是偶然的臨時的事，卻已成為一種體系的了。每個農民每年都要在院子裏住上幾個星期的。

療養院已經具有自己的小傳統，養成一種習慣的有規則的生活了。

開始，客人來到之時，是節日出會似的熱鬧一番。新客乘着雪橇，玩着樂器，唱着歌曲而來了。接着就洗了個傳統的浴（按洗浴是幾乎天天舉行的），換了內衣，這種集體農民們身體還是紅噴噴的，穿着漂亮的衣裳，略微威嚴的神情，走進那大廳裏去了。

所有院中休養之人都得由醫生檢驗，並且磅過體重，照醫生所開示的方法，到自然療養室去受診，那兒是備有最新式的器械的。

如果聽見一個擠牛奶的姑娘，或者一個看牛的孩子說：「我有點不舒服，非到療養院去照一下太陽燈不可了，」那是毫不足奇的。

太陽燈在這種缺少日光的地方，是成為一般寵愛物

了。

院中飯食也是第一等。既豐富，又美味，跟任何第一流的療養院的飯食相比，毫無愧色。

在這院中，營養和醫療並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的事情是在組織文娛工作。

文娛節目中最好的要算院中電影場裏所演映的戲劇、電影和朗誦了。朗誦一項經常是在晚上舉行的，最爲人人所歡迎。門外是暴風、大雪、松枝像獸爪那麼伸到窗口上來摩擦，室內卻溫暖而光明。並且還有地毯、鮮花、書畫。婦女們舒適地坐在安樂椅裏打絨線，男子們玩夠了彈子、棋子、骨牌後，都閒坐在沙發裏了。

寇芙祿尼可娃是療養院的女經理。她又是文娛的組織者，又是舞台和歌唱的導演，她朗誦得聲調響亮。

這兒最流行的是讀書，不論個人的閱讀或者朗誦，但更多的是要算歌唱。姑娘們玩着她們的曬愛的跳舞，從來不知疲倦的。

在這村中，我們所感覺到的，就是人人想把他們文娛工作組織得十全十美。

你要知道這裏的人，個個都注意愛護他們共同所創作的好東西的。他們不只關心家具和地毯等等，甚至對於